



◆ 连 读

# 父亲的礼物

父亲离开她们整整一个月后,她和妹妹去收拾父亲的房子,沙发旁依着父亲的拐杖、茶几上摆着他喝到半残的茶、没喝完的字帖、阳光普照的阳台上,因为没人打理而奄奄一息的花草……触景伤情涌上来,她们站在客厅中央,哭了,面对父亲留下的痕迹,不知该从哪里下手。

父亲在遗嘱中把遗产分配得很平均,把差不多和房子等价的存款留给了妹妹,把房子和房子内的一切留给了她,因为已离婚的她带着孩子与前夫割据一套房子很不方便。

她和妹妹边掉眼泪边分头收拾,她收拾完卧室,过去帮妹妹收拾书房,在书房门口,看见妹妹蹲在地上翻一只箱子,听见脚步声,妹妹抬眼看她,眼神复杂,说不上来的一种隐隐闷闷感,妹妹把箱子大大地打开:爸爸有整整一箱子字画。

父亲喜欢丹青,她们是知道的,却不知他什么时候收藏了这些字画,那些国画的宣纸有点泛黄,是年代久远的颜色,二十几张装裱工整的名人字画,虽然她不懂字画行情,但也知道它们的价值,定然不菲。

忽然地,妹妹自语般问:怎么从来没听爸爸说起过这些字画呢?

妹妹有些怨气,她听出来了,好像父亲故意偏心留给她才不让妹妹知道似的,她讷讷着解释:爸爸也没和我说过。

妹妹快快地看着字画,一声不吭,脸色渐渐阴霾,因为父亲在遗嘱中说得明白,房子和房子里的所有东西归她。

她有点尴尬,不知该怎么解释妹妹才会相信,毕竟按照遗嘱这箱字画的受益人是她。她只好继续收拾书房,过了一会,她听见妹妹噤噤走了,没跟她打招呼,看着被狠狠带上的门,她的心比被人狠狠抽了一下还难受。

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,她和妹妹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了,这一箱字画,像一条鸿沟隔开了她们。她知道妹妹在心里埋怨父亲偏心,也会埋怨她,就像她们小时候父亲口袋里有三块糖,给了她一粒,因为妹妹小,得到了两粒,她也会心理不平衡,但是因为妹妹就是妹妹,比她小,即使心有不甘她也不能和妹妹争。

她坐在父亲的房子里哭,如果父亲地下有知,他一定宁可把这箱画扔了也不愿她们姐妹因它而产生分歧,如果父亲忘记了这箱画,或者是真的偏心,她也会分给妹妹一半,绝对不会独占的。

第二天早晨,她送女儿去学校,刚锁好门,听见里面电话响,担心接了啰嗦一顿女儿会迟到,她没去接。

上班后,同事告诉她,今天早晨有人打电话找她找疯了,她问:没说是谁?同事说不知道,是个女的,听口气好像很生气,她知道可能是妹妹,刚想给她打电话,妹妹的电话就打过来了,开口第一句就是:姐姐,早晨我给你打电话,你为什么没接?

她解释了一会,妹妹没再说什么,犹犹豫豫着,好像有话不知该怎么说,她知道妹妹想问画的事,她说:是不是关于那些画?

妹妹顿了一下:是的,我觉得爸爸的遗嘱不公平。

都在她意料中,说:你想怎么处理?我们平分。妹妹说得干脆,她忍着快要掉下的眼泪说好吧,她伤心的不是要被分掉一半的画,而是妹妹的迫切,好像妹妹不说她会把那箱子画私吞了一样,难道一箱子画,抵不过三十多年亲情的信任吗?

她告诉妹妹要工作了,抽个时间,她们把那箱子画分了。听她要扣电话,妹妹急切地说:姐姐,我们请字画鉴定专家鉴定一下那些画的价值吧,不然,我们不懂,也分不公平,还有,在分那些字画前,最好把那只箱子封上。

妹妹一口气说了一大串话,好像担心被打断后便失去继续说下去的勇气,她边听边感受着心里的温度,喇喇凉下去,一箱子字画,居然会让她们失去了信任。她说:好吧,你愿意怎么做都可以。扣了电话,她的眼泪哗啦啦地掉下来。

中午,妹妹在写字楼下打电话,约她去父亲的房子贴封条。好像多一会不贴就会多一分字画被她偷换或是私吞的危险。

封条是妹妹用电脑打出来的,上面签着妹妹的名字按着妹妹的指印,也给她留出来一块空白,让她签名按指印。

看妹妹忙得一丝不苟,三十多年来,她第一次感觉妹妹那么陌生,甚至不如一位普通街坊熟悉亲切,因为她们曾经相亲相爱到无有缝隙,来到这个世界时,父母就送给她们一份最好的礼物:她们是亲人,用来相互关爱。

所以,她们之间,从不在心上设防,伤害却骤然间就来了,像一颗蛀牙,隐忍地让她痛彻心扉。

回公司的路上,她一直在哭,那颗蛀牙在一刻不停地啃噬着她们的亲情。

然后的几天很平静,妹妹偶尔给她打电话,跟她说找字画鉴定专家的事,其他都不提,好像她们的关系就靠这箱子字画来维系了。

周五晚上,妹妹说是已经联系到字画鉴定专家吴先生,她们明天一起把画送过去鉴定一下。

她们把字画抬到吴先生的工作室,说真的,她倒希望这箱子画根本没存在过,她们多年的亲情,从发现它的那一刻起,就在开始毁掉,它无情地掀开了人性中自私的一面:她们的亲情不过是建在沙滩上的一栋华美大厦,正在利益分配的冲刷下摇摇欲坠。

那些泛黄的画摆满了工作台,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,吴先生放下放大镜和手里的参照资料,告诉她们:把画收起来吧。

妹妹小心问:能不能麻烦您大体说说每张字画的市值价值?

吴先生喝了一口茶水,笑着说:这些字画是临摹赝品,没有市场价值,不过,挂在客厅里做装饰倒不错。

她的心,莫名其妙地松弛下来,好像终于澄清了父亲没有偏心,也澄清了自己并没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瞒着妹妹的事实。

妹妹一张张地翻那些画:这怎么可能?她拉了拉妹妹的手:我们走吧。

她们抬着字画回父亲的房子,妹妹的脸很红,有点惭愧的样子,可能当利益的欲望从心中退却后,人比较容易回到理智吧。

在父亲的书房,她把字画分成平均的两份,给妹妹一份,妹妹不要,她塞到妹妹怀里: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礼物,他留给我们的爱都是一样的,留着做纪念吧。

她们都没再提起那些不快的往事,她们还有漫长的人生,可以相互扶持相互关爱,那颗蛀牙,总会随亲情软化,然后,被岁月掩埋。

因为,她们拥有世间最好的礼物:她们是亲人。



◆ 何效杰

## 为春天写序

清晨,一缕阳光,撞开层层叠叠的乌云,撞开封闭的帘幕,经历了遥远的跋涉,最后,停滞在我酣睡的睫毛上。

我从慵懒中被唤醒,阳光的温度,在跳跃。握住这一缕温暖而湿润的阳光,我把冬天打包,安放,卸下陌生,陈旧,疲惫,沾满了灰尘的外套。

春天把我唤醒,我把春天带回人间。春天,多像一句从天而降的祝福。我在窗里,春天在窗外,隔着一层布,隔着一臂之遥。我和春天,息息相通。

我跨出了门,一脚跨进春天的怀里。蛙鸣,鸟叫,虫唱,麦苗拔节,溪水上涨,泥土解冻,锄头开出一条熟悉的道路。这世间所有美好的细节,好像都在春天的田野,反复上演。蚂蚁们在春天的大地上,一路狂奔;螻蛄,把掩埋了一冬的躯体打开。河岸上,芦苇锋利的芽尖在耸动。鸭们划开了一湖碧波。一头老牛,在远处,咀嚼春天才有的青青草味。农人们,在远处,开始又一轮虔诚的播种。在一个季节播下希望。在另一个季节收获。

这个饱含着水分的春天,是美好的,也是脆弱的。我轻柔的脚步,也会像春雷一样,滚过一些弱小的生命,让它们,心生悸动。我的存在,对这个春天来说,有些多余。我无法爆发出春芽,也不能抽枝拔节,只有我的头皮,在一个又一个春天的轮回中,荒芜。

要么出游,要么神游,才算跟这个春亲近了。看春山苍苍,赏春水漾漾。春日的山野,沉睡的枝桠跃跃欲试,纷纷苏醒萌动,焕然一新。枯枝逢春皆绿,山花蓄势待发,漫山笼罩着清新,流淌着草木的清香。春天的流水,温柔又冰凉,舒适又干净。

绿风四起,春水初盈,林中传播着春的絮语,蜂蝶翩跹而至,循着阳光的指引,探寻着万物新生。热闹不在别处,就在此身此刻此处,只要你张开双臂,整个春为你所有。

春风春雨不须归。春风吹过,阳光灿烂,暖意盎然。如丝,如雾,如烟,如潮……春天的雨和着春雷,随着春风,淅淅沥沥飘来。透着这缕缕雨丝,世界的万物如同淡淡,朦胧的写意画,忽隐忽现。也因这缕缕雨丝,枯木得以逢春,种子得以发芽。

“春风吹落枝头露,春雨湿透海棠”,怎一个诗意的得?春草春花迷人眼。破土而出的嫩芽,充满生机,仿佛一夜的春风,一阵春雨或一日春晒,便齐刷刷钻出地面。不仅让你看到了崭新的生命,还叫你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锐气、坚韧、迫切,还有生命和春的必然。

春荫荫,春浓浓,满园春花开放。面带桃花,双眸含杏,唇若樱红,齿如梨白,绿肥红瘦……朵朵春花,百媚千红,最能让人感受春天的美好和造物的神奇。一树绽放的生命,又何尝不是跨越了季节的沉寂后,带来的意外惊喜?

在春风雨水的催促下,田野乡间开始呈现出一派春耕的繁忙景象。民以食为天,食从耕中来。“耕”,让生命得以延续,让文明得以流传。它或许是你在挂挂的家乡土味,或许是网红美食,或许是带着浪漫与诗意的风雅花饅,或许是一壶新上市的春茶。可土可雅,可咸可甜,可口可爱。

春之交响,最动人。春天的可爱之处,不仅在于它的颜色,更在于它的声音。那是雨落窗棂的微响,轻风对你的呼唤,以及从小径上、花园的角落里发出的一些细碎的声音;那是冰层在水面上融化,种子在土里发芽,蚕虫从甜梦苏醒,花蕊在风中绽放的声音……

古人有九雅:听花、焚香、品茗、听雨、抚琴、酌酒、赏月、寻幽。宋代诗人释辉另辟蹊径,去寻找心仪的春天。他在《润州》一诗中写道:“北固楼前一笛风,断云飞出建章宫。江南二月多芳草,春在蒙蒙细雨中。”春天就在笼着芳草的蒙蒙细雨中。

万紫千红也好,蒙蒙细雨也罢,这样的春天虽然很美,脚步却似乎迟缓了一些。有的诗人眼光更为敏锐,他们常能见微知著,从一枝一叶中发现春天。

春是个伟大的作曲家,它在静谧中写出了起伏,在独行中写出了交响。甚至一个小孩子响亮的口哨声,都会成为春之交响中动人的部分。柳绿与桃红,成为公认的春之色;燕语和莺歌,成了公认的春之声;而播种与耕耘,又成了公认的春之颂……

春天,与其说是万象更新的四季开篇,莫如说是约定俗成的心灵图景。门庭春柳碧翠,阶前春草芬芳。所有生命,卑微的,崇高的,强大的,弱小的,羞涩的,蛮横的,都在以自己的方式,靠近这个春天。

◆ 张 青

## 春的步履(组诗)

桥 的 桥

是桥,却没有对岸  
是迎澜阔切断了步履  
还是海吞没了桥的前途

没有桥站立的高度  
只有,中山路的风,四季陪伴

潮起,海有了深度  
潮落,桥有了高度  
不长,不宽  
来自东南西北的脚步  
助长百年的脉搏,  
以及城市火热的心跳

伸向胶州湾手臂  
每一次的拥抱  
不是波涛汹涌  
就是似水柔情

穿 过 隧 道

风,一丝一丝  
车,一辆一辆  
隧道,  
一个名词跳跃成动词

让胸膛敞开一条路  
隔海相望的断崖  
瞬间通途

风揽在怀里  
路抛在车后  
速度,擦肩而过

让时间离开隧道  
前方就是远方

春 天 的 来 临

不是说来就来,说不来就不来  
总是在该来时就来

一夜间,就能听到到来的脚步  
一阵风,就能闻到香甜的气息  
一眨眼,就能看到醉人的身影

团结一切的花草树木  
老枝携着新芽  
以不同的方式登场  
展示着有姿有味的季节

请你不要以诗的名义  
春花雪月  
写不出它的姿态,它的香气  
那就请你,  
邀一束阳光,做衬,温心  
拂一阵微风,做香,拂面  
拈一丝细雨,做酒,催情  
去听,一茎心动的流露  
去看,一场花事的绽放



■ 春流远长  
薛 波

◆ 董兴宝

## 春天的香味

在大地回暖,万物开始复苏的日子,若论起春天的香味,对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,脑海里会出现香喷喷的荠菜水饺,或是刚刚从枝头冒出的香椿。

然而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,众多的美食给了人们太多的香味,人们却又不满足于这些美食,或者说,当人们满足了物质的需求后,又需要令人身心愉悦的精神追求,更喜欢自然馈赠的香味了。

“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王安石喜欢的梅花,在岛城的早春已经绽放了。满树粉色、白色的梅花,散发着淡淡的幽香,猫了一个冬天的人们,走进山间,走入公园,欣赏这如约而至的梅花。

散发着香味的花儿,还有金黄的蜡梅。甚至有的蜡梅在寒冬就已经开放了,早春时节,依旧挂在枝头。宋代诗人黄庭坚笔下的“天工戏剪百花房,夺尽人工更有香。”蜡梅,披着蜡质的外衣,散发着香味,而且香味似乎

比梅花更浓一些,花期也更久,人们可以尽情地欣赏。

这早春的岛城,还有没有比梅花、蜡梅更香的花儿呢?

如果你走进中山公园,细细的寻找,你会发现簇簇灌木枝头,开着金色的花,正在散发着浓郁的香味,这便是赫赫有名的“结香树”。

你看,连这树木的名字,都带着一个“香”字,如果不是香味浓郁,给这个树木起名的人,怎会这么给它命名呢。

靠近结香树,香气扑鼻而来。更有意思的是,如果你轻轻地折一下它的树枝——不用担心树枝被折断,你会发现它十分柔软,甚至还能打结,因而得名“结香”。古人发现了结香树的枝条的这个特点,用打结的树枝比作“连理”,从而寓意美好的爱情,这种树变成了著名的“中国爱情树”。据说,恋爱中的男女一起欣赏了结香树,爱情就会早日结晶。

早些年时,在岛城这种结香树确实比

较少见,随着城市园林水平的不断提升,岛城的一些高档小区,或者公园里,开始种植结香树。

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里,如果你心中装着一份细心与期待,你就会发现身边有更多大自然给你的惊喜。

当你驻足在马路旁考虑等车的时候,不要着急,抬起头,或许可以看到令人仰望的高大玉兰树上,开满了紫色、白色等硕大的花朵,一样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味。

如果你低下头,细细的看看脚下的这片草丛,你也会发现,小小的蒲公英,正在绽放出金色的花儿,如果你愿意俯身,它会用淡淡的清香回应你。

古人云“宠辱不惊,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望天上云卷云舒。”这来自大自然的香味,终究会离我们而去,不要为之惋惜,更不要为之遗憾,你用心品味过的这香味,连同这平平淡淡的心境,已经永久留在了人们的心间,伴随着你走过春夏秋冬。

## 地 瓜

地瓜不是什么稀罕物,在山区农村尤其甚。早些年忍饥挨饿,地瓜是山里人的主食。农忙季节,间或吃个苞米面饼子。人们吃够了地瓜,上顿吃、下顿吃,直吃得胃吐酸水,肚皮薄如蝉翼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底末,是地道的山里人,目睹了大人吃地瓜的过程。他们就着咸菜吃地瓜,吸溜吸溜地喝着能照出人影的粘粥。孩子们的待遇要高些,大多时候吃饼子。饼子有点拉嗓子,但比地瓜强得多。儿时的我很好奇,大人怎么那么乐意吃地瓜。

地瓜收获前先到地瓜窖子。此活儿落实到人,队里以割的多少记工分。地块不同,地瓜蔓疏密有别,蔓子稀疏的地块少费力气。我在假期里割过地瓜蔓子。二叔是生产队长,或多或少有点假公济私,特意给安排了个省力的地方。开始镰刀锋利,劲头十足地割一阵子,渐渐地慢了下来,肚子不停地叫唤。有人提议烤地瓜吃,得到积极响应。找块稍“硬实”点的地堰,挖上个洞,再去捡些柴草,然后随便扒拉出几个地瓜。把柴草放进洞里点着,很快冒起了浓烟。地瓜扔进火堆里,最终被灰灰盖住。与其说是烤地瓜,倒不如说烧地瓜更合适。孩子们吧嗒着嘴,不时用木棍拨弄洞里的地瓜。待地瓜“闷”得变了色,那些心急的孩子从灰里掏了出来,两只手捧着啃起来。地瓜外层看似熟了,里面却跟生的无异。孩子们不管这套,啃得津

津有味。灰沾在脸上黑不溜秋。你看着我,我瞅瞅你,指着对方的脸说些俏皮话,然后相互追赶着打闹。不留神被地瓜蔓绊倒,爬起来接着再撵。欢乐的笑声在地瓜地里荡漾。

地瓜切片晒成“干”,入了生产队的仓库。男人在地里忙活,女人们在地头上熟练地切着地瓜。“切片器”担在筐子沿上,筐里盛满了,撒到平坦的地方晒着。此时最怕变天,遇上下雨,人们就忙得不可开交,尚未晒好的地瓜干摊到空房子里晾着。如果太阳快点出来还好说,否则,有些地瓜干就烂成了“眼镜”。这样的地瓜干霉变、发苦,连猪都不吃;地里在地下挖了多个窖子,窖子深约2米,温度适合存放地瓜。把地瓜晾“干松”,筐子用绳子拴着,一筐筐“溜”进窖子,窖子下面有人接着。窖子口先敞着,天气变冷后,用玉米秸盖住,四周用土压紧。来年春天取地瓜,再把洞口揭开。

地瓜作为口粮分到各家,人们放在屋内的墙角,人口少的家庭,有的放在炕尾。屋里温度高于屋外,地瓜不易冻坏。地瓜干家家必备,所以每年都或多或少地切些,晒干后单独存放在粮囤里。有人在粮囤周围撒上药物和饵料,引诱老鼠上钩,防止它偷吃粮食。我们当地有做“烫干”的习惯。把切好的地瓜干用大锅煮熟,然后捞出来放到窗台或干净的席子上,晾晒三五天即成“烫干”。“烫干”煮着吃,甜滋滋的有咬头。农历“二月二”炒黄豆,把“烫干”切成小块,

搅和着黄豆一起炒,香甜可口,别有风味。大人孩子都喜欢吃,孩子们更是装在兜里当零食。

地瓜一般煮着吃。再好的东西吃多了,也难免心生厌烦。女人爱着男人的白眼,想象着地瓜的新做法:蒸上锅地瓜面包子,堵住他们的嘴。

村里的大街上有盘石头碾子,天气晴朗的日子,经常有女人拿着笤帚,推着碾子,推着碾盘轧地瓜干。轧一大会儿,停下喘口气,扫扫轧碎的地瓜干,碾子再次吱呀地转起来。

地瓜面磨好了,女人露出欣慰的笑容:“包子皮不用愁了!”包子馅不难调,白菜、芹菜、萝卜自家园子里有,盐、酱油、葱姜配上,倒上几匙花生油,用筷子拌匀匀和即可。就是包的时候有点费事,劲小了捏不紧口,劲大了撑破皮。瓮里有几瓢白面,如果在地瓜面里掺上点……。女人只是想想,白面少得可怜,逢年过节,来人来客,吃地瓜不合适。

女人手蘸着凉水,小心翼翼地包子拾出锅。黑黝黝的包子皮,闪着诱人的光泽。包子皮还是地瓜味,包子馅冒着诱人的香气。地瓜面蒸熟了也不“结实”,有人用手捧着,有人用碗盛着,害怕包子馅散落。大人不能敞着吃,看着孩子的吃相发愣:嘴里吃着,跟前放着,不时瞅瞅他人,唯恐自己少吃了。

我们这代人大多不爱吃地瓜。关于地瓜,也就化作带着儿时回忆的微甜故事。